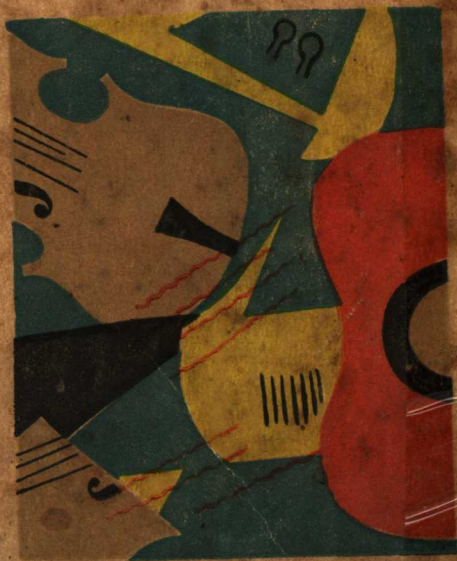


冰 流

畫 室 譯



今日文庫

流水

(新俄詩選)

畫室譯

目次

查洛夫：

游泳

送給美麗的姑娘

別賽勉斯基：

雁鳥證

列賽之日

謝野和工場

卡思捷夫：

我們將從鐵生長起來

汽笛

基里洛夫：

血與露

暴動

波莫爾斯基：

我是元素

誰底心臟

格拉西莫夫：

我們

豎坑

亞力山大洛夫斯基：

舊俄羅斯

我

薩莫別特尼克：

與新同志

莎陀菲耶夫：

工場的歌

波萊它耶夫：

女織工

加晉：

春似的歌

羅漢

勞動者底五月

天國的工場

地平線

馬連霍夫：

十月

別德芮伊：

實木

查
洛
夫

原书空白页

流

冰

原书空白页

流冰

我是——天空的軍隊的使節，

又是老的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委員。

我——是太陽，今日是議長——

不論在地上和天上！

昨天是在田野裏勞動着，

今天是和四月兩個人，

一起地來解放

路却阿·列拿司基勞動區了。

白銀的廢墟

用光線到處開始燃燒着……

流吧，青銅色的冰片呵，

向溶解着的漂流着的海港！

以氾濫的波浪洗着身，

成爲急速的流冰；

在歌和自由的旗幟之下

快樂地整然地疾走着呵！

勇敢地打破了冬的宮殿，

從那頭上拂去了雪；

同志們呵，開會吧！……

最初的問題——

是關於春的！

原书空白页

6

送給美麗的姑娘

你是不像那種美麗的女人們的，
快活的，眼兒清明的我底朋友呵，
你，當然不會幹：

在死色的手臂上

滿擦着白粉的這種勾當。

你不能算是那種悲哀的女人，

(自然現在是什麼地方都缺乏悲哀了)，
懷着俳優氣味的苦心

終日在鏡前把鼻子塗得白白的那樣……

你不知道最流行的跳舞。

連巴黎的時髦你也不知道……

你底頰兒的桃色

並不是店裏的「美容膏」……

呵呵，混亂啊！

你，我底愛人呵，

記着不要墮到泥中去就好了……

但是你

用心努力着

却記了完全不同的事了……

看，你是巧妙地坐在

廣闊的窗闕之上。

你，我底騙子呵，

真的被聰明的書本

奪去了心兒了嗎？……

智慧與美麗是在一塊兒的嗎？

這就是在書上寫着的嗎？

可是要注意，

不要被恩格爾或布哈林

弄歪了你底優美的側顏！……

不要那樣地投我以惡意的微笑吧，

我說的話不是那樣地可笑的！

可是我知道——有些美麗的女人們
是怕火一般地怕牠的……

她們也同樣地怕太陽——

萬一頰兒給日光燒了呢！……

你是不像那種美麗的女人們的，

我底美麗的，

我底青春底朋友呵！……

原书空白页

別
賽
勉
斯
基

原书空白页

黨員證

有一個老年的，老年的母親……

我們固然在戰爭裏燒去我們的日子
那日却突然，在裝滿圖畫的記憶中
彷彿地，但是溫火一般地閃着。

那時想起來的不是聖扣洛特的母親，
不是自己帶着騎鎗和標語的母親，

乃是將倔強的兒子

不吃牛乳的事

看作比百種的政變更可怕的母親。

母親——

任你還含着乳頭或已在嘴邊蓄着鬍子

她都不是壞的，

在她的眼裏，永遠

生動着對於兒子的運命的恐怖。

母親——

她是始終悲哀

永久憂悶着，

在她·別的路

數百個的太陽彩飾着的路，是不知道的。

我想起，在少年之日的谷裏

會給了她多少的苦痛。

我想起與兄弟二人用小孩的弓

射着××的肖像的事，

我發誓絕食的事也記憶着，

但那絕食僅一點鐘就停止了，

（於是我爲了一包煙捲的被沒收

開始幹同盟罷工的事了。）

想起來，是我大了的時候，

孩子終夜不合眼地讀着書，母親說着哭泣了。

但是說我讀的

是真摯的書，

是「資本論」，母親就安心了。

啊啊，母親呵，母親呵，你底溫情是在何處呢？

趕快從真摯的書裏醒來吧！

我不是醉了在牠的

每一行，每一句裏麼？

但是現在我握着時代的手網了，

握着以前拖曳我們的時代的手網了，

母親呵，我是向世界，向你來的呀，

我醉着在地上的支配者們的歡喜裏。

然而從那時是怎樣的胸和肩的痛呵！

春之子的我

在純人間的年輕裏醉了的我

永遠從無慈悲的頁 (Page) 裏醒來了。

我能夠以決然的態度看一切了，

能以自己的眼光透視無論什麼的覆布，

能夠在工場，看澈將來的世紀的歡喜

也能看見在黃金之中流淌的血。

我也知道不單我一人握着時代的手綱，
無數的工場的手將牠們引張到太陽了，
母親呵，我來了，來了，向世界，向你，
我醒着在地上的支配者們的叢知裏。

.....

是近日的事情，

從新的黨細胞的家

我去訪了母親，

溫潤的靜深的老眼

窺進我的眼裏，

在那眼裏依然是從前的歡喜與貧苦……

麵包騰貴了，食器和布線……

我的父親是走近食桌

就開始講高遠的政治，

但母親卻又是牛乳與雞卵，

剛有了機會就使氣地說道，

「哪，你，我是布爾塞維克呵，

可決不是共產黨員！」

然而又忽然閃耀着希望了，

一邊坐在屋角裏看着我的破了的衣服

一邊仍是嚕噓着，

「資本論你是讀過的，但是沒有利益的呢，
你相信牠沒有利益吧！」

而且你的路不只一條的吧？

你入了共產黨了，現在也入着吧……

好兒子，到我們這兒來吧，

你是白白地去了可惜的七年了呵，

請來製造石鹼吧，

黨員證拋棄了吧！」

有一天藉了兄弟的助力，

母親將我的黨員證偷去了，

於是藏匿在小路裏，

母親如罌粟花一般地臉紅着，

倔強的我

將古老的頭推壓到強硬的胸上，

「母親，那聲音你聽見麼？

在彼處什麼在呻吟着？」

我目送走去了的母親的後影，

但是盲目的她會看見什麼呢？

她一定以為是狂人吧，

以為是自己陶醉了的人吧……

在她是，在老年的母親是

不知道我們的戰爭的印記的，

我將黨員證不放在袋裏

而放在心裏的事她是不知道的。

原书空白页

列寧之日

比贈給我們底工場更懷念地

比贈給機械更愛嬌地

比贈給死亡者更親切

比贈給手更鄭重

比贈給喧鬧的森林

花，小溪，海更優美地，

我們將愛

贈給懷孕者，

將我們底情愛

贈給母親們。

生活是無須跪了。

尋常的日子，普通的日子的一日，

這日列甯生了，

如一切的人似地生了。

父親不知道。母親也不知道，

誰也不知道。知道的事是不能的，
大地

尤其機械

做了命名親的事是不知道，

向時代的無限

向新的日子的無限

加上了這一日的事是不知道的，

這日列寧生了

和一切的人一樣地。

時代走着過去。時代是多的，

「將來」也多的吧，

有生活的長的路，

其中有誕生的石——誕生的日。

在劣石，舊石之間

有路標一般地高起來

燈塔一般地聳立着的石，

（那石是稀有的。）

世界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

也許有一個時代

因我們的兒子的誕生

我們高高地在大地上

揭起燈塔來，這樣的事情是。

但是即使不如是也好吧——

我們只把石贈給生命的路就好了，

但我們是依然在所有的世紀之前

讚美生命，讚美這誕生的日。

我們知道，不認識的腳步
不會通過我們的小孩們，
我們知道他們將只是向
勞働前進的路走去吧。

他們將持着強壯的手
與熱望爭鬥的意志而來吧，
他們將把列甯的腦髓的一部分
帶來到我們的地方吧。

這樣，與不死的列甯的日子一起

我們將我們的愛

贈給燈塔一般的日，

贈給懷孕者，

我們將愛贈給

產出許多的列甯的機械。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原书空白页

村野和工廠

像編成的籃子般站着的茅屋。

鳥兒。綠林。空間。和熱度。

在黑暗的幽靈底角落裏的蛛網。

思想底低聲的私語。平靜。退隱。

污穢和煙煤。濃厚的汗底氣味。

捲縮的鋼屑。汽笛。喧聲。

直爽的勇敢的思想。沉重的工作。

像孩子底脈膊樣地悸動着的生命底脈膊。

(蘇汶譯)

卡
思
捷
夫

原书空白页

我們將從鐵生長起來

看！我站在牠們之中，與數百千個的同志，站在機械和鎚和灶和熔鑪爐之間。

在上邊是鍛成的鐵的天花板，

在四面是桁與梁，

牠們有七十尺高，

從左右彎曲

末端在圓屋脊之下，椽木的地方結合，像巨人底肩一般地支持着鐵的

建築物。

牠們是猛烈，牠們是廣大，牠們是力強，

牠們要求更大的力，

挺直地我向着牠們，

新鮮的鐵的血潮便注入我的血管裏。

我重新生長起來了。

我自己底身上生長了鋼鐵似的肩和無限強的腕了，

我與建築物的鐵同化了。

我高立起來了。

我以兩肩推出着椽木和桁和屋脊，

我底腳雖還站在大地上，我底頭可比建築物更高。

我因爲這非人間的努力的緣故重又氣窒了，但這回叫出來了：

「說話！同志呵，讓我說話！」

這樣，鐵底回響就遮了我底言語，建築物不耐地震動了，可是我更高上去了，這回是高齊到煙囪。

于是不談講，不演說，我繼續地喊着鐵一般的自我：

「我們將得勝的！」

原书空白页

汽笛

在勞動者的街區，早晨的汽笛鳴響着的時候，

那是全然不是叫到束縛裏去的呼聲，牠是未來的歌呵。

我們曾在貧乏的工場裏勞動着；

而每朝都在各不相同的時間開始勞動。

但是現在呀，汽笛是叫着幾百萬的全體的人的。

現在我們是同時地，一起地開始，

幾百萬的人都在同一的瞬間裏取起鎚，

我們的最初的鏈聲是一齊轟着的。

汽笛是歌着什麼的嗎？

那是，一致的朝的頌歌呵！

基里洛夫

原书空白页

血與雪

呵呵，權呵，你騷擾着什麼呢？

一邊守護着舊的白棺

一邊警官，地主，教士們

吃着，喝着，殘酷地遊散着的俄羅斯呵，

深奧的森林，不知邊際的曠野呵，

不幸的貧窮的俄羅斯呵，

孤獨的赤貧呵，

飢餓的運命呵，

青空呵，

密林呵，

憂愁呵，

烏拉爾，頓，烏思休格底

地保呵，森林底路呵，

伏爾瓦底自由呵，阿加底平和呵，

貧窮的依慈巴底煙呵，

你是被用樹皮縫合，

被用堅實的麻繩細縛，

被鞭抽，被打得顛搖，

被用鉋周圍削刮。

你在吹雪的咆哮之下

從克里米亞到千古的冰海裂開爲二了。

無邊際的雪底覆布

美的貂皮一般地廣蓋着。

是夜了，

大砲幽幽地轟擊，

空中映染着夕照，

聖堂底頭頂

熔熱的金似地滴着，

工場如古城一般——

被包在煙與火底渦捲裏，

墓穴一般的窒悶，

光明的日是不能看見了。

地平線底黑的丘上

火一般的血在流着，

陰鬱的夕靄

吞沒着瀕死的呻吟聲，

——誰都不要饒赦他——

你聽到惡意的笑聲嗎？……」

在被破壞的堡壘上

抹拂着血一般的雪，

「同志呵！我們是失敗了……

但是你爲什麼哭泣，哭泣什麼？」

塗着血的穀粒

火似地生長起來了。

血一般的焰

貪吃着穀粒；

我們聽到自由底消息了，

我們底復仇

連無心的石頭也叫醒了。

我們將往西伯利亞，往牢獄去，

我們將往雪之中，吹雪之中去，

但是我們底路是光明

我們底目標是準確的。

暴動

你底暴動發動了的時候，

你底赤的劍

在煙中閃着

擊着敵人的時候

你底劍一邊殺着，破壞着，

一邊創造別個美的世界。

走吧！像騷鬧的雷雨一般地轟吧！

像偉大的優美的雷雨一般
：

波
莫
爾
斯
基

原书空白页

我是元素

我是元素，我是花，我是颶風，

我建設着，又破壞着，

我鑲定殘忍的瘡痕的苦痛，

我使卑怯的心燃燒。

我闖入他們底住室，侵奪他們底街巷，

支配着他們底思想和他們底夢；

我從冰的結晶體造出火，

我用焰溫熱他們底死了的心；

我用不滅的幻想照着：

那被忘却的神們所住的，他們底美的殿堂，

那火已消失的燭台；

于是在新的祭壇之前我給新的宗教點上火。

誰底心臟

誰底心臟都有戰底鼓動，

唯心臟是活的赤旗；

呵呵，世界底海燕（暴風雨底告知者）啊，

使萬衆踴躍者啊。

歐羅巴底胸

在滿生胼胝的騷動中高起來，

想深深地呼吸道，

蘇維埃底新鮮的吹氣●

格
拉
西
莫
夫

原书空白页

我 們

我們將把握着一切，我們將認識了一切，

將深深地貫徹到深淵之底，

在金色的五月，

春的心陶醉了一般地。

在驕傲着的豪胆是無限制的，

我們是伐格納爾，是文琪，是諾底安，

我們將在新博物館底建築上，
建造 Mont-Blanc 似的圓屋頂。

在安忌羅底大理石的結晶體裏，
有着爲 Parnasse 之驚異的一切。
那個河水一般地注入我們的
不是創造之力嗎？

我們養了蘭，

搖了薔薇的搖籃，

基督說愛的時候，

聚在猶太的不是我們嗎？

我們放了派透恩諾底礎石，

也放了巨大的金字塔底，

我們爲了一切的神殿和司芬克司，和盤退恩；

伐出了音響鏘鏘的花崗石。

原书空白页

豎坑

降下去了……夜，真的闇黑。

坟墓一般的安息。

但是在這里，血之流是，遼崙

在鐵鋤之下，星一般地閃散着了。

在深的豎坑之中，我們的眼眸

是以黑的火花開花着的，

於是毛孔，滿身塵埃，

成爲全是石炭、連血管都充滿着土，

我們是擊掘着，但闇黑

用石炭和燧岩在流着汗的身體上寫着字，

而且，泥水是惡意地給吃了傷，

石的革帶是鞭打着，

豎坑將我們和石炭一起地投出了的時候，

在那兒夜也是——像地下的晝一般地暗黑。

夕照正在正對面，

在滅了火的鎔鑛爐的旁邊消滅了。

在豎坑裏，石筆一般長短的羣衆，

像火坑兵似地蠢動着了。

於是芥埃的山中的星似的洋燈

照着彎曲的穹窿。

原书空白页

亞力山大洛夫斯基

原书空白页

舊俄羅斯

從華里格人經過這地

已經有千年了吧？——

與昔一樣的曠野，森林，低地，

從林裏偷窺着的與昔一樣的毛頭鷹的眼。

在這里可有新的事發生麼？教會與酒精

脚拷與磚造的牢獄……

依然用了與昔一樣的懶懶的步調——
俄羅斯是走着路底裂縫過來的。

在你底乾枯的嘴唇裏

有多少的煩悶與疲勞與苦惱呀……

呵呵，故國呵，獨手的你的百姓

決不會離脫了十字架。

怎樣纔會忘去呢？怎樣纔會忘去這殘虐呢？

我自己也在這牢獄的黑暗之中，

在陰鬱的網裏呻吟着，

把血與心臟嘔出了的……

你只是聽着，口是被鎖了，

你是自由和土地都沒有的……

只有十月的天的映色

能夠伸一伸你的額上的皺……

你用猛火救了自己底幸福了，

俄羅斯是拿着燈火的巡禮女人……

呵，我們誇耀自己的十月

也不是無理的，不是無理的，不是無理的。

我

我吞了數百個的太陽。一切對於我都太少，
但是我底心不悲哀，
雖走着多塵的長路，
我決不洩一句怨言。

今天是遠方，明天是幽禁與悲哀，
今天是黑暗，明天是日光與炎熱，

但決不爲了地上的重荷和疲勞的緣故
我彎曲了自己底背。

雪與塵埃，燻騰的酸臭……

足音響着。我是大胆而剛愎，

我是擁抱一切者，其名是無產階級，
是向新的太陽和新的世界走去的人。

薩
莫
別
特
尼
克

原书空白页

與新同志

迴轉着的車輪底旋風，
怒狂着的革條底舞蹈，

喂，同志！不要退怯！

即使鋼鐵的混沌界響鳴，

即使淚之海盡竭，

即使一切都在紅蓮底焰裏消滅——

不要退怯！

你是從世界的森林

從明淨的小河和原野來了的……

喂，同志！不要退怯！

如今無限的東西已變成爲一，

不可能之事已成就了，

在即到來的時代底曉裏，——

不要退怯！

我們底幸福，高及到

灰色的山峯們底絕頂了……

喂，同志！不要退怯！

苦惱與幽暗的國裏

永遠的太陽燃燒着

燦爛地輝耀着，

不要退怯！

石的巨像一般地

在怒狂着的革條的旁邊站起來呵，

喂，同志！不要怯！

即使鋼鐵的混沌界響鳴——

一個環重又聯在鎖裏

軍勢是穩固地結束了，

不要退怯！

莎
陀
菲
耶
夫

原书空白页

工場底歌

我今天纔感到了，今天纔知道了，

在這處的工場是每天有喧熱的狂歡節祭的。

每天在一定的時刻舉行歌底招宴，——

穿工作服的客，聲響與轟擊，歌與跳舞，

聲響與轟擊，沒有言詞單只音響的諸美的話聲。

泥醉而高興着似的車輪底，整齊的節奏的舞踏。

每天往工場去，往工場去是愉快的。

懂得鐵底話，聽得天啓的祕密是愉快的。

在機械底旁邊，學着粗暴的破壞的力，

學那不絕地構成那光耀的新的東西的力是愉快的。

波
萊
它
耶
夫

原书空白页

女織工

在金色的小河裏一切的東西燃着，

浮在春裏一般地跑着，響着，鳴着，

在小山之上黑的烏鴉

叫着，屢屢罵着水。

在屋背底深處是處處都

雪兒薄黑地軟柔了而溶解着，

小孩們連腰部浸在水裏

嘈嘈地喧鬧着不亞于烏鴉。

愉快似的車輪底響與騷音；

洞洞的貨車底轟聲；

在日光所照的地方少女底金色的鍊

黃金似的閃閃地輝着。

一切流着，迸着，

奇異的火似地燃着，

一切歌着，一切語着，
一切在空色的日裏充滿着。

春在輝耀的空色的

纖細的少女底肉體裡橫溢着，

坐在使人耳聾一般的織機上

織着光彩奪目的織物……

呵呵怎樣地戲遊着的呵，怎樣地徘徊着的呵，

看什麼地方都是金色的絲……

怎樣地渴慕着自由的勞働的呵，
怎樣地想走到日光之地去的呵……

光用熱的青春之火

貫徹身體是正好，

和高空一般，和周圍的生活一般，

我底生活也變成空色了。

加
晉

原书空白页

春似的秋

秋的莫斯科陰鬱着。

空氣，行人底臉，

窗底碧眼，

家家底招牌底面也都（陰鬱着）。

鐵筋沙合土的屋脊底

條條的線，

張在霧中的

電線底毛髮都（陰鬱着）。

秋的莫斯科陰鬱着。

秋的莫斯科……忽然旗兒升舉了！

旗兒燃燒着，

地平線是彷彿看不見，

然而春在手中沸騰着。

屋頂

在整然的鐵的屋頂

與蒼藍的空氣的塊的中間

怎樣的強烈的緊張底氣迫着，

怎樣的強烈的戰爭底煙霧着呵！

然而日一日，年一年，

整然的鐵的屋頂是生長起來了——

太陽向後退，太陽是傾着耳

凝聽着蒼空底髮深的夢底破醒。

勞動者底五月

我拿着鎚打而又打，

在鐵床之上將鐵管旋而又旋——

在空中，在不論那份的家裏

都響遍了雷一般的音響。

我拿着剪

挾切着堅硬的鐵端，

細流在我的足下

次第地擋住了剪屑。

在嚴寒之後的庭裏

同樣的修築騰沸着！

呵呵青的亞鉛的剪屑一般的

五月的水塘的多呵！

簷滴，怎樣的高高地，

鎚一般地打着鐵管，

怎樣的清朗的聲音

在桶和樽裡響着呵！

原书空白页

天國的工場

青石的工場

高，而又廣闊。

啤！刀劈一般的警笛

以塵埃埃的聲調，鳴叫着。

于是從各隅

穿着黑的，污穢的厚的工作服

以風一般的警笛結合着的

力強的鍛冶工的羣，急急着而來了……

空是愈益黑暗了。

暗黑的羣衆會合着，

即刻迅速地

用氣悶的炎熱，

將電光的鎔鑛爐

赤紅地燒燃着。

于是快活的鎚聲

將廣闊的工場顫動着了。

地平線

小小的，小小的我

撒着溫溫的聲響走着步道，

青青的廣闊的空的地平線

以輝煌的炎熱奔近我。

廣闊的地平線與我一起在走着

衝突着小小的我的肩；

衝突着肩，心兒便輝耀，
輝耀着，于是熱起來了。

在旁邊是電車連接地跑着，

可愛的輝耀者呵，不要落後——

呵呵，我不願與地平線分別，

小小的孤獨的我不願乘電車！

馬
連
霍
夫

原书空白页

十月

我們蔑視孝心的服從，

我們已經走了，魯莽地坐下了，

戴着我們底帽子，

我們底脚在桌子上。

你不喜歡我們，因為我們對着血蠢笑，

因為我們不去洗淨那洗淨過百萬次的爛布，

因為我們胆敢突然

震耳地狂吠：××！

是的，先生，那脊柱

挺直得和電線木一樣，

不單是我底脊柱，却是所有俄羅斯人底脊柱，

那些已經幾世紀地屈曲着的脊柱。

現在世上還有誰喊得出比我們更響的聲音？

你說：瘋人院裏——

沒有里程碑——沒有界木——

直走向魔鬼——。在教堂底門廊上我們紅色的亂舞是光榮的。

什麼，你不相信？這兒是羣衆，

在人們底抬手和呼喊中的許多雲片，

天庭像婦人底外套，

而沒有太陽底睫毛。

耶穌又在十字架上，巴拉巴斯

却被我們甜言蜜語地護送到特凡爾城底遠處……

誰會來阻擋，誰？西底亞的馬匹底馳驅嗎？

奏着馬賽曲的提琴嗎？

以前可曾聽到過，那替世界

造鋼手釧的鐵匠

會像那常響着他底馬鐙的軍官一樣傲慢地

抽着他霉爛了的煙艸？

你問——以後呢？

以後便是舞踏着的世紀。

我們要去扣所有的門，

而沒有一個人會說：混蛋，走出去！

我們！我們！到處都是我們！

在那腳光前，在那劇場底中央，

不是柔軟的抒情詩人，

却是火焰的小丑。

廢物堆，所有的廢物放在一堆，

像撒伏那洛拉一樣，跟着聖歌底聲音，

拿來丟到火裏去……我們還怕誰？

那時微小的靈魂底 Mundiculi 已經變成了——世界。

我們底每一天是聖經裏新的一章。

千世之後每一頁都是偉大的。

將來會這麼地說起我們：

那生在一九一七年的有幸的人。

你却依然在喊着：你們消滅！

你依然在濫費地啜泣着。

傻瓜！

昨天可不是毀滅了，像一隻鴿子
被一輛從車行裏瘋狂地衝出來的
摩托車壓死了一樣？

(蘇汶口)

原书空白页

資 本

低下頭來，你們爲熱慕

這畫圖而來的奴隸！

我用我的鋼鐵的網羅，

抱持着這整個的地球。

我象徵世界之主：

我是上帝——資本。

以金屬的光芒，我俯瞰，
我講話，以牠的聲音。

當我的冠冕出現的時候，
一切的皇冠都失却光明。
毀滅舊的，建立新的寶座，
依照我的意志，我的號令。

征服了的世界，生存在
我生辣的鐵則的壓迫之下

秉着我的愛國心，到處
都是堆滿了犧牲的屠場。

我需要時：把牠飼養在谷中
或驅逐牠於死亡！

我震怒時——便在戰爭中
把美麗的國土頓化廢墟。

我的堡壘傲然地站着
像矗立在世界上的山巖。

這商場——多麼雄偉的聖地！
這賬櫃——多麼莊嚴的聖物！

福音書——那「營業報告單」

市場「競賣」——舉行彌撒祭

「聖節的禮物」——財政，

而理財家呢——牧師。

我的「禮拜堂」——奢靡的表現。

在每一天——每一小時裏

我唯一的「工作」：搜羅

「叮噹地落下的黃金雨」！

我的寶庫——燦爛的黃金！

無戰爭我決不施捨……

啊，奴隸們馴服着呀，

應像關在籠中的牲畜！……

（建南譯）